

我还没有回到我的故乡

公子兮

没有埋葬过亲人的地方,不能称之为故乡。不知道是谁说出了这句让我心疼的话。

2015年春天,父亲离世,埋在了乌鲁木齐一片洒满阳光的墓地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也搬去了昌吉,伊宁市胜利巷的那套房子卖给了一个陌生人。从此,伊宁似乎与我再无关,我不知道回到伊宁我还能去看谁,还能推开哪扇门,安放我疲惫的身体。而没有了父亲,整个伊宁成了一座可怕的纪念馆,斯大林街,胜利巷,巷子里高大的白杨,白杨树上的月亮,都成了纪念馆里的遗物,都在提醒我父亲曾经在这里陪着我长大,现在我已经失去了他。

如果时光可以回转,我不奢求更多,只求回到2012年,那一年白雪堆覆盖着世界,父亲坐在胜利巷温暖的房子里等我,而我正从东到西穿越大半个亚洲大陆,一点一点向故乡靠近。我向北的途中,候鸟正往南飞,群羊正回到冬窝子,它们从一座山上下来,穿过公路,去往另一座山。那只带头的山羊,有着令人惊讶的傲慢,对人间的事物漠不关心。大草原不允许一只山羊长出翅膀,但一只山羊充满质疑的脑袋可以长出犄角。我惊诧这么多生命,集中在一起,被这样一只山羊带领着,回到世界的原处,它们像一些蓬松的事物,脸上一律保持着做梦的表情,全然不理睬汽车喇叭的鸣响。好像回家的路是它们的,我这个同样赶路回家的人,被它们挤到了路边。我只能让路于它们,眼巴巴地看着它们回家。这时候诗歌的旋律在心里一遍遍响起:我还没有回到我的故乡,我还没有回到苹果园,斯大林街,胜利巷,回到琴弦上的十二木卡姆,葡萄藤须上的籽实,哈密瓜的瓜秧。路途中没有纸,我用铅笔在随身所带的书上潦草地写下了这

些诗句。当我写到万物灵动,幼畜初生,那群羊已经从我眼前飘向了天边。

说起回家的路,我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次。最早的时候,是年少时在江南短暂的停留,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故乡熟悉的白雪,山岚,瀑布和流云,闻到了故乡青草和白杨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开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而我将到达的地方,是一个母亲子宫般温暖的安全所在,它让我安心又愉快。那时候,我从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将永远离开它,我将一次又一次疲惫而忧伤地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果子沟是我每次回家时的必经之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西行,经过戈壁中荒凉的五台,四台,然后是赛里木湖边的三台。这里是天山山脉隆起的边缘,赛里木湖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湖泊。每次走到这里,湖的蓝一下子在我面前铺展开来,它太像一个幻影。仿佛是一个面积巨大的神话,我看见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失去模糊的界限,正在一点一点融入蓝色而低垂的天穹。而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卡在了那儿,进不得退不得。我怀疑自己旅行到了天上。凛冽的风吹走了熟悉的一切,包括前方的道路,我将要去往的城市和居住的胜利巷。

伊犁是我的出生地,如果写诗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那么这个记忆方式,从出生地开始,到葬身地结束。故乡的生活,给我带来一生的影响,西域的荒凉决定了我写作的荒凉,西域的开阔决定了我性格的开阔。这些年,我对故乡有一种无限亲近又无限疏离的感觉,我回来了,同时我又是再也回不来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回忆,有回忆的光,有成群结队的家畜和漂泊。有消失,有冰释,有大脑和死亡,有高大的树木纸一样开放的花朵。我对

故乡的回归是永恒的,这个故乡可以是心灵里的故乡,也可以是另一个故乡,另一个自己。

在这里,我想让时间再一次回到2012年,那时候我还没有丢失掉故乡,那时候啊,父亲还在,胜利巷还在,我还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正穿过纵深的果子沟,抬头看见天山山脉最高的峰顶,只有时光耸立在那里,只有明亮的风吹拂着那里。我邻座的青年,他微笑的眼睛像山岗上闪烁的星星。他向我说起他所居住的纳达旗牛录,说起伊犁河对岸田野里他种植的蓝色胡麻和秋天的甜菜,说起他院子里的苹果树,他的叮当作响的马车。当我感觉到冷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递给我。我裹着那件散发着莫合烟气味的大衣打开书,在晃动的客车上用铅笔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纳达旗牛录,写下诗歌的结尾:他的眼神像挂在贴木里克山冈上蓝光闪烁的星星,很多时候,我怀疑自己已成为隆起山梁的一部分,那么地接近,一生都可以望见,一生都不能到达。

我合上书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我的诗里写下了他。他不知道他成为了我诗里的一部分,成为我故乡温暖的一部分。我庆幸自己没有买到从乌鲁木齐飞伊宁的机票,我庆幸自己临时上了这趟疲惫的长途客车,庆幸座位旁坐着这个美好的锡伯族青年。下车后,他远去的背影肩膀宽阔,让我想到一座隆起的山梁。

2012年,我推开胜利街的家门,看见父亲坐在一楼的客厅,茶几上摆满了我喜欢的零食。我在父亲身边坐下,一只手忙往嘴里塞苹果干,一只手打开书,写下这首诗的题目《我还没有回到我的故乡》。时间在这首诗的题目上停住,父亲永远坐在那里,我永远坐在父亲身边。而这首诗,永远潦草地留在一本书的空白处,还不曾被人读到。

这个城市与我的六年时光

王平

静静地写着字,算算日子,来到这座城市已有六年之久了。还记得刚来的那个深秋的季节,那个近乎凄冷的晚上,下了长途列车望着这座陌生的城市,从繁花似锦的上海突然来到了这里,可想而知的不待见、不喜欢,因为它不在我预期的规划里,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那座城,不是曾一直努力憧憬的去处。可是人生总是这样,很多事不是念着就发生了,很多人不是想着就遇见了,很多城不是盼着就真的走进了。不是预期的决定反而来得更经常,更让人不知该如何自处,可是我还是因着各种理由,来到了这座城,实习、工作和生活。

开始的第一年,一直都不能安分地呆在同一个位置,总是想着变动,所以就只能一直变换着工作,做着各色不熟悉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熟悉着不同的人,每个工作都是熟知了皮毛就又有新的开始,对此总是乐此不疲,而母亲对于我的这种做法从反对、规劝到后来的有些无力的默许。这期间遇到很多的人与事,有些人也成为后来很好的朋友。期间又遵从心底的意愿离开了这里,终于去了曾经向往的城市,

到了那里才知道,想念的地方不一定适合自己,没有预期的地方或许才是一种善意的安排。2011年7月,终于又回到了这里,这个以前不愿承认,现在又有着留恋的地方。

再回来便没有那种距离感,就像出游了一次,又回来了而已,好友开始给我介绍工作,值得庆幸的是第一次应聘就很顺利,就这样顺其自然来到了公司,做了现在的采购工作,而且一直做到现在。来的时候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的,不是因为工作环境的问题,而是清楚自己不安的脾性还真的一时改不了,当时听到很多人在公司都做了八九年甚至十年以上,心里面有被吓到的感觉,还有不敢置信的质疑,想着是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接受了新的工作,一系列的实习、培训和学习,从采购内勤做到采购员,渐渐看到了自己的蜕变与成长,渐渐开始感恩那些一直陪在身边的人同事和朋友,在陌生的行业与环境了,他们竭尽所能帮助我适应,帮助我去熟悉,去提高,从原来的不自信到后来得到更多的肯定,有些感谢真的不是那两个字就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的,那些感谢是一点一滴保存在心

里的某个角落,时刻不敢相忘,时刻谨记在心的。

这个城市一直在变,就如同现在的我,可是总是不能够清晰地表述哪些变了,哪些依旧如初,以前总爱在周末或长假里,约着闺蜜们,即便是一个人也好,穿梭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步行街,大卖场,商场甚至拥挤凌乱的夜市,觉得只有那个时候的自己是自由的,是在享受生活的,而如今很少出门,总是爱宅在家里,偶尔熬不过好友的邀请会出去一次,感觉很多熟悉的场景都变了,只是我还一直不曾觉察。现在休息的时光变得安静,安静地看看书,写写字,或者喝杯茶,听听钟爱的歌,觉得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时光,从爱热闹到现在的爱独处,每个年龄段似乎有着各自的想法与态度,但都是对生活或深或浅的感悟与思考,都是成长收获的期望。我欣然接受现在一切的状态,因为每一步都是自己脚踏实地地走来,每一步都有着深知的艰辛和欢愉,人生也许真的不一定要判断出哪条路好走,但是决定好了,就要用心走好那条所选择的路。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吴开展的诗

愿望

我想还故乡一个游子
还女儿一个不再离别的父亲
还妻子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还曾藐视的事物以珍贵
不喜欢的以善意
还无用的诗歌以救赎
泪水有膝盖
还着急的一生也有诗和远方

愿自己从此有一双好脚
走得了阳关道,也过得了独木桥
什么都不愁迈不过
愿乡村平安,城市平安,故乡平安
祖国平安。愿猫子平安
愿那一只只小老鼠也平安
愿陌生的人都有好收成
如果没有
愿你在失意中喊自己亲爱的
愿你被很多人爱
如果没有
愿你以无穷无尽的谦卑学会宽容

请羞辱我吧

好吧,我如数供述
我借忙碌之名很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我故意用水龙头淹死了你送的玫瑰
我偷偷地说过别人的坏话
我的诗歌被幻景所困,还辜负着汉语
我内心偶尔还会举起刀斧
我对横暴者还在折腰,至今没勇气拍案决裂
而就在刚才,我对一个突然哭泣的女工
还大声呵斥过,转身就走了

这么多的裂痕和原罪,请羞辱我吧
对于还试图以原谅为名请求的原谅
就让我自己来羞辱吧

三千里江山回归

我想你时总是好办的
我会以诗下蛊,生理也能自我慰藉
而你不会,你只会哭,嘤嘤地哭
你的眼泪让我拒绝着世界上
所有的好女人

此时归途的雨夹雪越下越大
不怀好意,下吧,下吧
明晚拥你在怀时,三千里江山回归
让我再来给它取一个风花雪夜的好名字

我也生气了

你一沉默
房间里的空气就凝固了
窗外的风就停止了
好像天空也跟着生了气
好像整个尘世也跟着生了气
就连乖巧的女儿,也不敢理我了

这一次,我也跟着生了气
你掉眼泪的瞬间
发现你更美了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